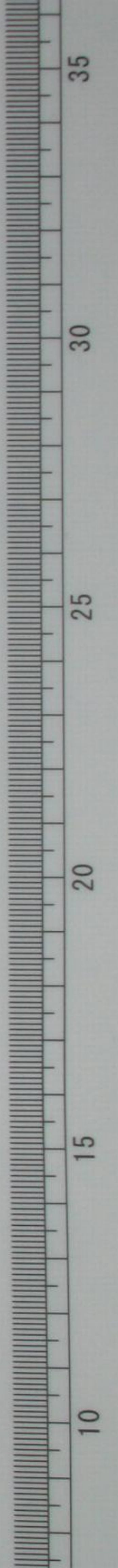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3

三



文庫 17
W142
3

杜詩論文二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吳九思道賢參

唐玄宗天寶五載長安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

杜詩論文

長安二



010185186941

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爐壯士悲陵邑幽人拜
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栢瞻虛殿塵沙立瞑途
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舊俗之彫疲者困於庸主故群雄並起問罪獨夫也
然群雄擾攘而天命有歸故削平僭亂此四句言起
兵定亂之初於是天屬尊而神堯御宇神功協而禹
貢歸圖豪傑景從風雲俱會父子相禪日月繼天方
且典章師古學術崇儒直諫不遭戮辱求賢不致崎
嶇此八句極言致治之盛乃今者天災未泯民命未

蘇如安氏之亂者不過一指揮而風清率土一盪滌
而雪點洪爐故壯士望陵而悲幽人望鼎湖而拜也
蓋其神靈在天自為呵護所以玉衣晨出鐵馬汗流
已足湔除叛逆貽福子孫矣此八句言其神靈之盛
我行至此但就松栢之中瞻其虛殿立塵途之內直
至瞑時而徘徊瞻眺不能去者念開國之日寂寥遠
矣不能親見其盛而恨滿山隅也觀鐵馬等句是亂
後之詩詳見論事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
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
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
眼看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
愛逃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
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
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此詩一人一段。或短或長。似銘似贊。合之共為一篇。分之各成一章。創格也。知章騎馬乘船用阮咸事。欵

斜如浪中行耳。眼花句闕疑。汝陽王入朝醉不能下
殿。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麴車流涎。三斗未足
也。移封酒泉。朝天實懶也。左相日費萬錢。豪侈如此。
長鯨吸川。豪邁如此。而即用其詩以實之。宗之蕭灑
之致。白眼看天。玉樹臨風。止寫其風神。蘇晉得慧澄
繡彌勒像。曰是佛好飲米汁。吾願事之。李白沈香亭
之名。正眠酒家。白蓮池之名。扶以登舟。曰臣乃酒中
之仙。實咏其事。張旭善草。醉後脫帽濡髮作書。焦遂
口喫。醉後酬酢如注。以上俱用諸公實事。則眼花落

井句亦必知章實事。或失傳耳。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
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
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游簡。平
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
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
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
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
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游晏。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
挂玉壺冰。瓢飲唯三徑。巖棲在百層。謬持蠡測海。况挹酒
如澗。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特進位群公之上。而汝陽夙德。爲天人所推。不止以
天潢重也。故其器量遠到。如千里之駿。九霄之鵬。然
材大者。每不能精純。乃服禮必求毫髮。推忠至忘寢
興。所以朝廷常有眷顧。而汝陽絕不敢有所憑藉也。
此八句言其材德。下四句頂聖眷。或時賜醴。或時賜
鷹。雖清關不通雜賓。而中使日多宣賜。下四句言其

學問嬉游既節。孝義獨稱。但敦兄弟之懷。不恃山陵之分。下四句言其才藝學業富於醇儒。詞華同於哲匠。字畫之妙。則如鸞鳳之騫騰。下四句言其友誼笑談之中。各具精理。友朋之際。業已忘形。故寸腸極其繾綣。而一諾不敢驕矜也。下自序蓋既委身王府。得人龍門。止因招要崇重。誼所難辭耳。因記初見之日。既如披霧見天。開宴之時。反若高秋澄爽。所以尊疊遠臨。極浦即至。鳧雁已宿。尚復張燈。蓋因愛花月而窮游。畏炎蒸而避暑耳。故硯添金井之水。簷挂玉壺之冰。一時游樂之盛如此。又言我瓢飲之人。自甘三徑之樂。而巖棲之士。反在百層之樓。皆王之眷注也。然我何足以知王哉。惟日飲醇醪而已。而王則鴻寶不能全秘。丹梯得以同升。是淮王之門。亦有佳客。我庶不愧孫登也。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甫從姑之子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孤騫。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浩蕩雲天濶。沉

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美哉人傑。生自德門。丞相系帝王孫。正見其德門也。四句推原其始。性情蘊藉。由郎署之閱歷。體貌魁偉。由天秉之獨優。而詞華為後輩所推。風雅非他人可及。四句贊蕭并黜。郎中宅相。忝為姻親。兒童已承教益。雖見知自幼。而無如拙劣獨慚也。四句叙從兄弟下。自序惟其謀拙。所以飄蕩天涯。蹉跎歲月。致君之時已晚。而懷古之意空存。惟有中散之鍛。愚公之村。足以自安其拙而已。從此不必勞吾兄相訪。吾將歸老矣。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臬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擔石輸百萬。

歲行盡矣。一事無成。夜漏方遙。燭花空爇。又值迢迢客舍。無事可為。從無可奈何中。算出博塞一事。為歡

娛正不歡娛處也。况失意之人。事事齟齬。所以馮凌大呼。以為唾手五白。乃反成臬盧。即博塞中。又有如許不如意事。二句即暗用劉毅。故曰英雄之人。亦嘗如此。今邂逅為之。未必非佳事也。下緊接英雄句。蓋劉毅布衣。一輪百萬。英雄舉止。豈常人所及乎。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頗有訪問故有下句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食為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

流道術空。謬慙知薊子。真怯笑楊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鷄翁。

有客相傳。丈人見問。我則青囊隱逸。而章甫飄蓬也。丈人鼎食風華。詞場馳驟。尊榮宜乎隔絕。乃反念疎放。而憶其途窮。待我厚。我欲相訪。無奈江湖短褐。漂泊堪憐。霜雪滿天。畏寒莫進耳。嗟乎。乾坤大而牢落無容。周流久而道術無用。則丈人之知我者。我甚慚。而世之笑我者。我真怯矣。薊子頂道術。乃丈人之事業。過於盤錯者。神明皆避其銳。播之聲歌者。德義

已覺其多。故丈人所治尸鄉。尚有敝廬。雖承訪問。而我已非祝鷄翁矣。祝鷄用尸鄉事。

贈韋左丞丈濟

濟之兄沅亦為給事中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鴿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途。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徵感激。亦足慰榛蕪。

左丞之位久虛以待賢者而今始得舊儒蓋相門韋

氏之後而經術為朝廷所重也。時議雖共推服。但恨兄弟不得同升。一則鴿原久荒宿草。其兄已亡也。頂天倫句。一則鳳沼已接亨衢。其父世業也。頂相門句。下自序有客如我。雖安命無求而衰老已至。家人且憂顛躓而歲月混於塗路。乃自矜餘力還來上謁乎。公則不改歲寒。特加顧遇。相對日暮尚為踟躕。公之待我者厚。則我之報公者淡。老驥猶思千里。饑鷹止待一呼耳。誠能使我感激不已。足慰我榛蕪乎。

唐玄宗天寶七載長安

長安二

長安二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純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
 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
 敵。詩看子建親。李邕爭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
 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
 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歛然欲求伸。青冥
 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
 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快快。祇

是走駿。駿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
 渭濱。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純袴不至餓死。儒冠多以誤身。兩句喚起。从重下句。
 通篇止說得儒冠誤身也。甫少充國賓。讀書既極深。
 心下筆如有神助。故賦許楊雄為辭。指李白輩也。詩
 令子建相親。指汝陽輩也。且李邕欲識王翰卜鄰。一
 時傾倒如此。我亦自謂出群。可以立登樞要。而致君
 堯舜。變化風俗矣。孰知此志竟爾蕭條。行歌又為隱
 士非笑。所以碌碌風塵。已三十載。猶旅食於京華也。

下四句。旅食之苦。朝出而叩富兒之門。暮歸而隨肥馬之塵。所得殘盃冷炙。到處皆然。是以外強歡笑。中實悲辛也。今因王上見徵。復有求伸之意。但青冥之上。已經垂翅。蹭蹬之後。必無縱鱗。甚媿丈人相待之厚。相知之真。乃於百寮之上。誦我佳句。則王陽在上。貢禹有彈冠之慶。而無如原憲之貧也。雖不敢怏怏於心。惟之急爲隱遁耳。故欲東入海。西去秦。又復繫戀終南。徘徊清渭。此心圖報一飯之德。猶且未忘。而况遠辭大臣。能無留連乎。然無奈白鷗野性。志在萬里。而不可馴也。其自待亦高矣。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驄青驄。聲價歛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高仙芝爲安西都護。故有西域青驄也。西域聲價已

杜詩論文

重今乃歛然來東方矣。馬於安西久經戰陣。是以能隨人意。以成大功。與人一心。良馬真有此妙。非久於鞍馬者不知。乃都護功成。加以秦養。故隨人所致。遠自流沙至此耳。然雄姿猛氣。刻刻不忘戰場也。細觀形相。則蹄如踏鐵。交河之層冰。蹴裂。身如雲錦。萬里之汗血方新。豈肯低頭伏櫪乎。今長安之人。既不敢騎。而掣電之材。傾城空惜。安所用之也。徒使青絲絡頭。踏蹬空老。何由復出長安之門。而橫行戰場哉。

唐玄宗天寶八載東都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配極玄都闕。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傍。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推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玄元皇帝老子也。唐尊以為祖。故立廟奉祀。首言玄。

都之閔以配北極。點明洛城北也。其地憑高而禁籬守之。蓋以承祧。故具禮甚嚴。因備非常。故節鎮獨重也。下細寫其宮室。碧瓦鱗差。望於寒日之外。一氣盤礴。若在金莖之傍。山河而拱繡戶。言其雄日月而近雕梁。言其高也。其崇奉如此者。以老子以來。仙李倚蘭垂裕大且遠耳。故世家雖不列於史記。而道德已付於今王矣。以上言廟廟中之畫。則有前輩吳生之跡。遠足擅塲。其山水則如移地軸。妙動宮牆也。其人物則五聖龍袞。千官馬行也。其衣褶器仗。則冕旒秀發。旌旆飛揚也。八句俱言吳畫廟中之物。翠柞深景。紅梨霜實。風箏之吹。銀牀之凍。四句寫景。兼言冬日。題意已盡。復申言老子身不仕周。而周室始卑。經傳於漢。而漢治乃盛。蓋其道高德重。遺世獨立如此。即今日不死。亦不知避地何處。豈憑人降靈以博人主之崇奉乎。其託諷遠矣。

唐玄宗天寶九載長安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

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人生隔絕。每若參商。今夕燈下。忽然相見。四句感惻。已喜極而慟矣。夫少壯幾時。而鬢髮種種。故舊幾人。而生死寥寥。能不驚歎乎。四句正見參商也不意廿載之後。重複至此。因思別時。君未有室。今則兒女成行。而能敬我父執矣。然雖為父執。何以從未相見。故問我適從何來也。未幾羅列酒漿。而春韭黃粱。雜然並陳。對酌持觴。累引不醉。正為會面甚難。而感君情重耳。但今日聚首。雖歡。明日又將遠去。世事茫茫。山川杳杳。又不知何時重見也。回映首二句結。

贈翰林張四學士垧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

老獨漂萍倘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華蓋帝座也。翰林地。在禁垣。而直逼帝座。鯨魚力破
 滄海。而直上青天。以比張垧尚主。明皇為起內宅。而
 身居禁中。故曰宮中客星也。賦詩而在內殿。佐酒而
 在禁掖。親切之至也。紫詰代言文章。得以兼縮黃麻
 草制。典雅近似六經。文才之妙也。內分金帶。獨與荔
 枝。眷注之隆也。下自序。不能隨高鳳之孤騫。空復對
 囊螢。而苦讀。故生如草芥。老尚漂流。公子能念昔日
 之誼。則悲歌如此。安得不一聽乎。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
 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
 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與前篇同一格律。草昧之初。英雄並起。而謳歌所在。
 曆數有歸。人心即天意也。故手三尺劍。而風塵已清。
 身一戎衣。而社稷大定。於是資輔弼。以興文治。承遺
 緒。以偃武功。則創業之圖。與天同大。垂裕之統。與日
 俱新矣。今且陵寢園墻。盤紆山曲。熊羆武衛。列守空

林二句方說昭陵下二句重過我再窺松柏之路但見佳氣方新遺澤正未艾也

故武備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勇決哀詔惜精靈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疎濶編簡為誰青

嚴警曾當寒夜武備也前軍忽落大星將軍亡也所以壯夫思其勇敢而哀詔惜其精靈耳然有征無戰朝廷偃兵功成勒銘書生載筆將軍無用武之地故不能封侯而名湮史冊耳惜哉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躄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舞劍過人絕伎自擅鳴弓射獸命中稱能故使銛利之鋒順其鋒刃猛噬之獸失其驍騰也分貼上二句於是赤羽之箭千夫為之飽騰黃河之冰十月可以飛渡所以橫行塞外而至今稱其神速也通首序其才勇止用至今二字點出挽詩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分雨泣天意颼風颼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無由覩雄畧大樹日蕭蕭

七詩論之

長安二

此首始說喪事。哀挽出青門而去。新阡在絳水之濱。能使路人下淚。天風助哀。雨泣風颺。以實對虛之法。又言將軍雖死。而部曲尚極其精銳。匈奴猶畏其威。名則將軍存。日可知已。然今後無從見其雄畧也。惟存將軍大樹。日暮蕭蕭耳。

兵車行

車轡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不

聞耶娘哭子聲但聞

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

從十五便防河。比至四十四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此詩為玄宗用兵吐番而作。車馬雜沓。索隸武裝極

悲涼時。反作極壯語起。耶孃妻子奔走相送。塵埃漲天。見行者之多。而送者不少。故牽衣頓足。哭聲震天。是何等光景邪。先敘目前事。下借問者。轉出出兵之故。且日前此不特此一次也。十五之時。已點中男防河。今至四十。又往西營田。因憶初去之時。年未及冠。里正強爲裹頭。充點作數。歸且四十頭白。尚復不免。戍邊卽營田也。則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征戍。無一刻不離別矣。哀哉。乃邊庭之流血成海。武皇之開邊未已。則後此亦不特此一次也。嗟乎。朝廷但知開邊之雄略。不知內地之彫殘。山東二百餘州。村落皆生荆杞。蓋男子旣去。縱有健婦供耕。禾莠共生。隴畝况復秦兵素稱耐戰。驅吾百姓。何異犬鷄乎。長者雖問民疾苦。役夫亦莫敢盡言。但恐關西之役。萬一至冬不休。則男子戍死。田畝盡荒。縣官雖急徵租。又從何辦。可不深慮乎。因言人生至此。爲男不如爲女。女猶得嫁於比鄰。男無不死於荒野。深怨之詞也。後又歎曰。昔日青海之戰。白骨未收。死者多矣。又何必開邊未已。多事興發。以草菅民命耶。通篇答者之言。

唐玄宗天寶十載長安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塔之高直跨蒼穹。可謂高矣。惟其高故烈風無時休。

也。自非曠達之懷。登高則百憂俱集矣。信知象教之力。足以感動人志。使之冥搜至理也。六句混說下。細寫登塔之事。塔之中。龍蛇飛動。枝撐繆繆。從此仰穿而出。眼界豁然。仰而望之。七星近在其北。河漢偏在其西。况當此時。羲和鞭日。炎威已過。少昊行令。清秋正涼。地高風烈。又何如耶。俯而視之。秦山碎如崕嶼。涇渭更屬杳茫。至城郭宮室。益不可辨。惟見渾然一氣也。於是回首東望。則虞舜不可見。但有蒼梧雲氣而已。回首西望。則穆王不復返。但見崑崙落日而已。

正憑欄惆悵。而耳目之前。飛而過我者。則有黃鵠一舉而哀鳴長往也。又有陽雁群飛。而稻梁得計也。凡觸目所際。無端無緒。紛來感人。所謂登之翻百憂也。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弃擲與時異。况乃疎頑臨事拙。饑餓動卽向一旬。弊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赤縣官曹材傑林立。無不輕裘快馬。不知寒也。則苦寒者。惟我一人耳。且南山之豆早荒。青門之地已裂。不但苦寒兼苦饑矣。鄉里小兒。如諸子者。旣意氣驕滿。卽朝廷之上。亦有故舊。而音問久疎。則遭時不偶。自甘棄擲。况才性疎拙。不能逢迎世路哉。所以羸臥一旬。旣苦於饑。弊裘百結。又苦於寒。雙承上兩句。故空墻日晚。饑寒切身。而無從告訴。惟有低頭泣血而已。諸子知之乎。

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咸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第一句已盡題意。下專說守歲之事。但見椒盤著頌。合坐開尊。簪纓接而廐馬喧騰。炬火明而林鴉驚散。列炬椒盤。是守歲節物也。於中我獨感傷。蓋明朝四十已過。卽日後飛騰時已暮矣。又安能拘束禮法。以求聞達哉。惟有縱酒自樂而已。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長安

玄都壇七言六韵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故人昔居東蒙峰。已佩含景之劍。劍實蒼龍之精也。則木炁已受制矣。今又西居子午谷。而結茅陰崖。崖前玄都壇。乃太古神靈所聚。所以漠漠風寒也。其地清寒之至。子規夜啼而山竹俱裂。其人精誠之至。王母晝下而羽儀翩遷。則金炁亦來覲矣。蒼龍王母寓

言也。修道既成，則自此長往。芝草琅玕，山中不乏。而鐵鎖高垂之處，上有福地。君當致身於此矣。

樂游園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游古園翠森爽，烟絲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闐闐晴開詠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游肇自漢宣，故曰古園。園古所以山木森萃，烟草萋迷也。公子指楊長史於此開華筵於最高，對秦川而如掌，亦足豪矣。忽而木瓢真率，忽而鞍馬狂游，不倫不類，正為公子寫照。然公子正欲自豪，下偏敘樂游園中當年盛事。將公子抹倒，蓋青春波浪則有芙蓉園之木嬉也。白日雷霆則有夾城之移仗也。闐闐闐門開而天光照耀，曲江幕盛而銀榜紛排，舞袖低回而拂水歌聲直上於青雲，故年年常醉於此。今對

如此華筵如此歡賞。令我未醉而悲者。亦以白髮難辭。姑且啣盃痛飲耳。雖朝廷不錄賤士。即一醉亦係恩私。故且及時游樂也。然酒邊一時歡賞。酒後無限悲涼。反覺此身無歸。而蒼茫失意。能不為一哭乎。

敬贈鄭諫議十韵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歛使寸

心傾君見窮途哭。宜憂阮步兵。

諫官尊矣。而鄭不以官重者。以詩名久著也。下六句言其詩一言破的。由來獨擅。一時首出。孰敢爭先。且其逸思飄揚。若出雲外。律呂恰中。驚猶鬼神。所以無毫髮之遺恨。而波瀾獨老成也。老成二字。得詩家之妙。凡矜奇鬪異。硬入奏韵。皆非詩也。夫鄭以詩進。我以詩窮。豈天意故薄我乎。多病將休儒服。而詩義不衰。故途次飄流。冥搜未已也。然今日此來。將欲謀隱。而仙都縹緲。依然旅食。則去日苦多。况朝廷雖爾求。

賢而群公正多厭士。奈之何哉。蓋維持引薦必賴名公。故期君一諾。而使我心傾耳。豈有見窮途之哭。而不憂阮籍乎。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歟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夫子忽爾通貴。則雲泥自此懸絕矣。下頂雲泥分說。我自頭下而無仰賴。惟望汝朱紱者之有哀憐耳。然汝書記赴三捷之期。我公車留二年之久。吾道不行。將

乘桴浮海。則後會無期。故別意茫然也。

奉贈太常張卿垧二十韵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濶。詣絕古今迷。意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武銛鋒瑩鵬。鵠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瑱。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游梁竟慘淒。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醢鷄。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

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
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鈞
礪溪。

玄宗命張垠往寶仙洞求妙寶真符。故曰東則方丈
在三韓之外。西則崑崙在萬國之西。東西並列在天
地盡頭。若建標準者。然方知天地之濶也。然欲詣其
處。如秦皇求三山。漢武窮崑崙。終不可得。故曰古今
迷也。何如張卿神仙中人。往求真符。一去便得。為玄
宗所寵眷乎。又諷之曰。相國之門第。既高。清議所在

不可造次也。因救之曰。張卿自以儒術致身。齊名先
人。是以一門軒冕。羅列天闕。而才學琳瑯。共識瑰寶
也。所作之詩。必誦於伶官。后夔之樂。尚待其考正。二
句點還太常。且其健筆。過於禰衡。鋒鏘瑩於寶劍。以
上八句言其才。兄弟之間。無不提拔。公卿之望。此其
端倪。所進正未有量。今且置宅內庭。更在青瑣之內。
亨衢馳驟。光映紫泥之榮。直至夜漏傳箭。方始騎馬
出朝。其榮遇何如乎。此四句言其寵。况其文章傳
於絕域。謀猷利及遠方。弼諧之職。方一展。而班序之

躋更未已也。以上序張卿下自敘適越游梁一無所
 遇。雖謬叨徵聘。終畫虎無成。不知吾分有涯。如醯鷄
 易足。故萍梗無踪。泛無休日。桃陰舊地。深切相思。蓋
 君之吹噓。人所共羨。而我之騰躍。遇事仍乖。信知碧
 海無涯。青雲難上。眷顧極慙。成就而才小。枉辱提攜。
 猶之哀後。拘於機檻。夜鵲驚於無枝。何時我公得陪
 羽獵。而獲指釣溪之叟乎。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見

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驂驪開道路。鷹隼離風塵。侯伯知何
 算。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脫略磻溪釣。操
 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鳳穴雖皆好。龍門客
 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
 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不得同鼃錯。吁嗟後郗詵。計疎
 疑翰墨。時過憶松筠。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
 集。方覲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
 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王國雖稱多士。而賢才有幾人乎。必異才間出。而後
 爽氣殊倫也。下頂異才。間出止見一鮮于耳。故宜為
 朝廷近臣也。如驕驍之馳驟。鷹隼之扶搖。正見爽氣
 殊倫也。即侯伯之貴。不知幾何。君從文章致身。實為
 可羨。故等級難超。而奮飛獨遠。沉淪難出。而容易脫
 離。於此脫畧磻溪之釣。而王佐可期。操持郢匠之斤。
 而指揮如意。則雲霄日近。台袞復誰屬乎。况鳳鷁有
 佳兒。龍門有佳客。義聲頂龍門句。蓋其虛懷待客。義
 聲所布。感者紛然。而我則應詔被斥。逡巡不敢進耳。
 此兩句結上起下。惟敗績逡巡。故途窮莫往。天高難
 訴。雖學詩能賦。而不得與人同進耳。生計日疎。已疑
 翰墨之無用。歲寒已過。方憶松筠之可親。故轉而有
 求於京兆耳。今京兆有獻納之責。紆皇眷。入紫宸矣。
 而我方同諸彥。集於庭以待試。正覲薄材得伸。仍依
 前斥退。為之破膽。實則陰謀忌刻者。獨李林甫耳。我
 生至微。復遭蹉跌。故所遇堪悲也。鮮于與李同在丹
 青之地。則聲氣必通。獨承雨露之恩。則公言宜建。有
 儒愁餓而死。如某也者。可不一語宰相。少加猜忌乎。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雲雨之來聲勢雜沓俱從空結撰而出翻手覆手之間刻刻變化正形容其輕薄也如此紛紛之類亦何足數惟古有管鮑其人者分金推讓方成貧交而今不復知矣則滿天下皆輕薄兒耳奈之何哉

白絲行

縑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游絲亦有情隨風照日空輕舉香汗清塵汗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縑絲但欲其長不欲其白越羅蜀錦必以金粟之尺度之故欲其長也象牀玉手之中萬草千花紅碧相亂故不必其白也未織而素絲之質隨染而蒼黃既織而鳴機之下堆積而照耀美人又加之以熨帖又

加之以裁縫針線細密。成爲衣裳。春天著之。當筵試舞。則蛺蝶見而飛來。黃鸝望而巧轉。正形容花豔之如生也。彼落花游絲。雖若有情。然無所用之。惟有隨風飄颺而已。一旦而塵汗少汗。則新者進御。故者棄置。亦不復顧惜。因歎才士汲引之難。而棄捐之易。亦如是也。

杜詩論文三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長安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韵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

杜詩論文

長安三

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寇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
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
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
是戰伐契合動昭融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
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
日暮途窮軍事畱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
崆峒

今代麒麟之閣何人爲第一功乎君王神武駕馭必
英雄之才也四句泛起惟開府爲當朝之傑論兵邁

古人之風是英雄而第一功者也下叙其功陷陣而
百勝之績猶在略地而兩隅之地已空青海無傳箭
之警則吐蕃已定天山有弛弓之慶則突厥已平蓋
由開府有廉頗魏絳之才故戰與和俱得計也夫河
湟之棄原非朝廷本意今命開府兼河西節度以圖
恢復故曰節制通也是智謀獨垂御鑒故出入遂寇
諸公而使秦樹蒙日月之光漢宮徧乾坤之大自此
南莫空庭西宛獻馬正見青海息警天山挂弓也下
又言其寵遇受命則邊沙雖遠入朝則御席相同然

同御席之人。不過軒墀之寵鶴。如開府者。乃畋獵之
 非熊耳。是以茅土加封。河山有誓。安邊之策行。而無
 事戰伐。君臣之契合。而動協天心也。今開府勲業在
 青天之上。藐不可及。而交親有氣誼之重。藹然可親。
 二句結上起下。下自序。我未能為珠履之客。而白頭
 空老。雖有題柱之志。而飄泊至今。今且年光遞變。日
 暮途窮。苟能爾孫楚。識呂蒙。有用我者。則長劍猶存。
 尚欲倚崆峒之外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韵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
 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
 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
 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
 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
 吹鴻雁。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
 力。早寄從軍詩。

吐番每至麥熟常入掠奪

小麥未熟所當防禦也

苟麥熟而無所侵凌。則可休兵息民矣。不然焉用此窮荒之地。而更勤遠畧乎。况吐番如饑鷹未飽。往往附人。亦羈縻之而已。一段序邊事。今高生往矣。鞍馬便捷。有似北人。雖簿尉脫身。僅免摧辱。而卑官遠道。勞頓自甘。蓋書記雖小。所愧者國士之知耳。然人心難測。不可不慎也。苟能謹以自持。十年之後。可持旌節。則此行特達。亦足相慰。男兒功名。自在老成。持重不在少年也。一段高書記下序別。常恨結驩日淺。天涯參商。今又將別矣。如驚風鴻鵠。不得相隨。而黃塵沙漠。念子獨往。苟邊庭餘暇。早寄詩相慰可乎。

奉畱贈集賢院崔

國輔于休烈二學士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閭。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鴉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青雲猶契濶。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欲整還鄉飾。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生於昭代。正望有為。而蹉跎頭白。落拓窮途。不得已而為獻賦之舉耳。氣足以衝星象。詩足以感帝王。而

御試文章。則宰相命題。禮部討論。此時乘風鵬路。隨水龍門。而無如蛟螭雜進。燕雀多喧。以致青雲漸遠。翻飛無自耳。夫儒術雖不逢時。而家聲庶幾不墜。則亦已矣。故山既多藥物。桃源又可隱居。吾將歸矣。然回首禁垣。不勝懷戀者。以二公謬賞。恩故難忘耳。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第二首從未至說起。不識南塘之路。一路行來。今知

是第五橋也。橋邊名園。依於綠水。而園中野竹。其勢干霄。是未到遙望之景。昔日谷口子真。舊稱相得。鄭廣文也。今日濠梁之上。同與見招。何將軍也。平生極多幽興。故不憚其遠。而至此耳。八首俱夏景。園以水勝。故稱濠梁。觀下八首可見。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

以下八首散咏園中景物。百頃風潭之上。而有千章夏木。其清可知矣。卑枝結子。密葉藏鶯。見無人往來。

也。二句頂夏木鮮鯽銀絲之鱸碧澗香芹之羹。二句頂風潭如此水鄉如此水物不似山園之內也。反疑船中晚食身在越中耳。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戎王子花名在西域月支萬里之外何年別彼而至此乎昔也異花開於絕域今則滋蔓匝於清池矣漢使既空到而未見神農亦寡陋而未知正見其異也今且露翻雨打開折離披為籬落間一物而已舉其

一以槩其餘也

傍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捨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舍外無非高竹籬間俱帶晚花而漩渦深堪沒馬藤蔓曲似藏蛇物物動人愛慕因自歎詞賦無益而山林有緣惟有盡賣書籍以為買山之資來與卜鄰耳詞賦正為將軍一歎也

剝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開池引水。剽水也。而分滄江之流。故曰滄江。破伐石。疊島殘山也。而寫碣石之狀。故曰碣石。開其間。綠而垂者。風折之筍。紅而綻者。雨肥之梅。倒句法。席間則銀甲用以彈箏。金魚不妨換酒。即乘興移尊。不煩灑掃。苔茵可坐。隨意無次。正寫園中飲酒之樂。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絛。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風磴之上。吹陰雪者。乃雲門之內。所吼之瀑泉也。陰森如此。酒醒方思卧簟。而衣冷反欲裝絛矣。風潭

夏木折筍肥梅。一派夏景。故以涼冷為佳耳。野老不慣看客。故賓至聚觀。澤地每多網鮮。故河魚充饋。淳朴頂上二句。風俗可嘉。如在世外矣。

疎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簟涼。野鶴侵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疎樹色如寒雲。茵陳香兼春藕。而春藕之中。添以生菜。則愈覺其脆美。疎樹之下。置以食簟。則更益其陰涼。兩句分頂。夫野鶴趁早涼而出。山精畏烈日而藏。其炎威如此。而此地則石林蟠於水府。百里之內。獨

為蒼然則炎威所不到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離刺船
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憶昔所游楊柳渚邊定昆池上手把荷葉狂遺接離

正愛此一片江湖耳故刺船則思楚客狎水則與吳

兒不意秦山之下把酒坐對所謂百頃風潭者江湖

逸興隨人而來也已輕逗出一晚字八句六虛二實

牀上書連屋堦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
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牀上之書連屋堦前之樹拂雲書連屋見將軍之不

好武也將軍不好武故稚子亦能文矣醉酒而忽醒

止因微風吟詩而共聽又已暮夜但見絺衣挂於蘿

薜而蘿薜之內月影白紛紛也月在蘿薜故覺其涼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任回首白雲多自笑
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第十首是出門以後之詩樂意正濃忽不愜意者以

歸期迫夜也出門而羨流水之獨伴回望而見白雲

之重叠矣屢舞燈前狂態追思堪笑高歌醉後佳句

又復誰憐。惟有相約朋友。卽風雨亦來游耳。已伏下
重過五首矣。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長安

醉時歌

贈廣文館
學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
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
一代常軼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更嗤。被褐短
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卽相
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
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
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
聞此意。悽愴生前相遇且啣盃。

諸公貴而先生獨冷。諸公飽而先生獨饑。蓋因先生
道邁羲皇。文過屈宋。爲時所忌耳。雖名垂萬古。亦何
用哉。我則更爲人嗤。而貧老更甚。所索長安之米。糴
數升與人。以時赴鄭老者。所遇同。而情懷亦同也。
於是得錢相覓。沽酒不疑。得錢卽糴米之錢也。卽相

覓者鄭老之外無可覓也。不復疑者錢不易得。酒亦不可緩也。我之與鄭忘形。可以爾汝。痛飲即為吾師矣。下接飲酒事。春夜方深。燈前細雨。飲酒之候也。痛飲浩歌。鬼神感動。即餓填溝壑。亦明日事耳。姑且置之。酒懷之浩蕩也。因言相如之逸才而滌器。子雲之識字而投閣。有才無命。自古如斯。三徑就荒。先生可以歸矣。應德尊。轅軻句。儒術於今不用。而孔子盜跖同為塵埃。何益乎。應名垂無用句。然先生不必愴悽也。生前相遇。且盡一日之樂而已。後半節純是醉後

不平之言。

上韋左相二十韵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餗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深出地。滄海潤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畱藻鑑。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

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以軒轅之曆紀之。玄宗即位已四十年矣。八方仁壽。德化同天。天下正太平也。天子因霖雨而思賢佐。闕丹青而念舊臣。舊臣指左相之父也。方按圖而求駿馬。已驚代而得麒麟。麒麟舊臣之子孫。指左相也。下俱言其相業。元官汰而江河清。陰陽調而鼎鼐理。昔也韋賢相漢。范叔相秦。今則盛業齊於古人。傳經又

為獨出其才學。則根抵深於豫章。其度量則波濶濶如滄海。所以為北斗喉舌之司。東方縉紳之領袖也。於是人才畱心藻鑑。曳履獨步朝廷。高才邁古。餘波照人。聰明則遠過管輅。尺牘則傾倒陳遵。豈是池中之物乎。由來為席上之珍矣。是以朝廷至治而風俗還淳也。下自述蓋藻鑒之下。才傑皆已進用。而愚蒙獨在隱淪。皆因長卿多病。子夏索居。故自問不同流俗。而生涯無異眾人。未蒙甄拔也。所以巫咸上天。出處不能自卜。鄒魯削迹。儒術不能謀身。雖感恩圖報。

為時已晚。而偶然有會。與自有神。則為公歌。此不禁涕淚之霑巾也。公何以處我乎。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盛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鬋。葉垂髮。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被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紜。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府綵絡。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

選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與。

三月三日上巳也。天氣新者。所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也。長安水邊。水邊被襖也。長安被襖。所以多麗人也。態則濃豔若神。意則蕭然自遠。又云淑且貞者。不是淫靡嬌媚一流矣。肌理細膩。是富貴閨閣體質。骨肉勻。所謂飛燕太瘦。玉環太肥也。兩句寫麗人。下六句止言其衣服裝飾。日衣裳如此。頭上如此。背後如

此用樂府體看至背後又深一層穩稱身更妙并不
 在衣服上看也乃於麗人之中又提出椒房之親如
 秦虢夫人者更勝於麗人一倍則不必更加模擬而
 已如天如帝矣故下止寫其奢華暴殄翠釜而出駝
 峰鼎盃而行素鱗厭飫未盡縷切空勞已為可惜矣
 而黃門飛騎又送御饌乎如此宴集必有簫鼓簫鼓
 而感鬼神必有賓從賓從而皆要津可云極盛矣而
 後來鞍馬則又從容委蛇而當軒下馬直入錦茵即
 所云丞相也大楊花猶得飄落於筵前青鳥猶得低
 飛於巾側而我則日可得見足不得前蓋因炙手之
 勢可畏而丞相之嗔難耐也諷刺語作極稱羨寫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
 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前過是夏今又春矣故往問訊而將軍報書許其重
 過不覺欣然命駕也苟得高枕於此即是吾廬矣下
 二句景花動乃鶯捎蝶溪喧乃獺趁魚妥落也稍取
 也見論事此將軍休沐之地景物幽僻竟似野人之

居乎此首亦從未至前寫起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
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履向東籬

山曾雨而昔日之尊猶在山雨故溪漲沙沉而昔日之榻未移入門宛然也犬迎曾宿之客是重過鴉護落巢之兒春雨也又言何園之外則有翠微寺皇子陂蓋前日幽興已極園中已無處不到今日重過唯有閒步籬外一望遠景如翠微寺皇子陂而已

落日平臺上春風吸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
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落日平臺之上可以吸茗因其近便遂以石欄點筆桐葉題詩石欄桐葉貼平臺也臺上所見衣桁而鳴翡翠釣絲而立蜻蜓幽人忘機而蟲鳥相親如此自今以後便當來往無期矣

頗怪朝參懶因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手自
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每怪將軍朝參之懶者乃耽野趣之長耳故金鎖之甲拋而在其雨澁綠沈之槍卧而聽其苔侵見朝參

懶也。久居園林。性能種植。自甘退隱。家已無餘。見野趣長也。看君幽意如此。不必高卧而已。為義皇上人矣。金鎖綠沈。為將軍點綴。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此首亦將去之詠。到此已經再宿。若相留則可忘年。言其不忍去也。乃蹉跎已至於暮色。空悵望而戀此林泉。何日得霑微祿。以為買山之資乎。此意恐不能遂。故對酒茫然耳。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綵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窈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

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因岑氏兄弟之好奇而與同游漢陂也直起但見
 片水光陰澄森渺天地亦黯然收色而波濤萬頃淨
 如琉璃此一節是未入漢陂遙望之景乃忽於琉璃
 之中泛舟而入則汗漫無窮耳口頓異不覺其憂思
 之集也蓋水國滄茫最不可測豈作鯨吞不可知惡
 風白浪亦不可知非真有此事極形漢陂之大也乃
 主人錦帆初開而舟子亦喜者以是日氛埃頓息絕
 無風浪飄蕩之險但見棹歌發而鳧鷖不駭絲管發

而空翠撲人雖沉竿續蔓深不可知而菱葉荷花靜
 然如拭此一節是初入漢陂近岸之景及行至中流
 清如渤澥水下則雖歸無底而水面則影映終南下
 四句頂此半陂以南純浸山影水光搖動故覺其裊
 窈冲融也舟在水間則山影在舟底故船舷之所見
 者大約是雲際寺及水面月出則適當藍田關雲際
 寺藍田關俱是水中影也下四句接月出句月出照
 耀光芒四射而水波蕩漾亦光怪陸離想而像之亦
 若驪龍吐珠而馮夷群龍湘妃漢女金支翠旗透出

於波濤之中而不可見也。此一節是漢陂中流月出以後之景。然身居大澤之中。所謂鯨鼉風浪。刻刻有之。故深愁雷雨。斗至而神靈之不可測也。少壯則一往直前。老來則步步却顧我。今所以忽哀忽樂。而紛來感人耳。哀則頂鯨鼉雷雨等句。樂則頂錦帆絲管等句。收完通篇。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目以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濛辨漁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齒岸增光輝。乘凌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驪騮。吾甘雜龍隄。知歸俗所忌。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况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高臺而面蒼陂。故盛夏而風日冷也。况蒹葭盡去。益見天水相連。淼然無際矣。每喜其佳景。則目擊其新。挹其最勝。則心領其要。是極善游山水語。是極善讀書語也。於是彷彿之間。或見鮫人。空濛之中。方辨漁艇。其大如此。故陂中磨蕩者。終南之翠。顛倒照映者。

自閣之影也。吾見山影之突兀，更增光輝。反借凌風而行，俄頃即過矣。以上寫漢陂，我則勞生執掌，深愧於君乎子真，而物外逍遙，空慕夫子房邴曼，况世既輕驕，而困頓風塵，不如雜蛙黽而終居水澤耳。急流勇退，雖為俗之所忌，仕隱異路，又恐事不可兼。寧去彼取此，故身退休官，老甘寂寞也。且菱芡足資結茅可住，從此扁舟一行，彌年在此，亦所深願矣。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

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入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樂，百壺那送酒如泉。

青蛾皓齒之質在樓船之中，而奏橫笛短簫之曲，空天杳渺，悲吟動人也。兩句連舟中從容若牙檣之自動，而放舟容與，乃錦纜之徐牽，兩句亦連於是魚吹細浪，影搖歌扇之間，燕蹴飛花，香落舞筵之上。二句景又言樓船徐動，轉運維艱，不有小舟往來百壺之酒，何能飛送耶。借小舟以寫樓船之容與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
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好去張公子一句送別之意已盡因言為通家而更添別恨耳入蜀必自秦故初行而見秦樹再進而始見蜀山兩行直萬點尖為蜀山秦樹寫照又言蜀山之中初有御史之驄馬楊也今見參軍之紫髯張也皇華亦指楊侍御昔與吾善則推烏之愛定不汝嫌預囑之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王將
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歎息二字直貫通篇蓋以高生老矣而詩句日多故名不易及而法不易知也今王將之幕能收才子則崆峒之外自多凱歌矣聞君已綰朱紱雖不足賀然於蹉跎之中得此亦足以少慰耳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溼。白水雨偏多。精禱
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絃歌。

虛喝起。口吾舅之政如此。古人又何過乎。如此者。即勤民致禱之類。五字中已藏喜雨前一段事矣。所以碧山之上。晴而又溼。見白水之雨偏多也。昔日精禱之理不昧。故今日歡娛之樂更深。雖湯時之旱頗甚。不如今日之絃歌。應古人誰復過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落日而始放船為納涼耳。涼聽初起。細浪徐生。故已見其好也。竹深荷淨之處。留客納涼。而公子佳人調冰拭藕。佳人點還攜妓。竹荷冰藕。是納涼景物也。忽而片雲垂黑。雨意催詩矣。

見其好也。竹深荷淨之處。留客納涼。而公子佳人調冰拭藕。佳人點還攜妓。竹荷冰藕。是納涼景物也。忽而片雲垂黑。雨意催詩矣。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溼。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前首止言雨意。此首接寫遇雨。雨至而席間飄灑。雨至故風急。而船頭浪湧矣。於是越女之紅裙已溼。燕姬之翠黛知愁。二句又點攜妓。又言船頭不敵風急。故急為繫纜。席上正喜雨涼。故還為卷幔也。涼冷已

甚故歸路蕭瑟而五月如秋耳。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
逢梅福。游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謝靈運守永嘉有江中孤嶼詩故曰孤嶼亭何處也。

大約在天涯水氣之中耳。故人作宦於此。天涯絕境。將與誰同乎。今人不可得。庶於古人中求之。此地隱

吏則有梅福。游山則有謝公。然已不可及已。吾今已

就扁舟。惟待秋風。便來把釣江上。或與子相同耳。

